

§ 2 电子自旋与自旋轨道耦合



原子中的电子不但具有轨道角动量，
而且具有自旋角动量。

这一事实的经典模型是太阳系中地球的运动。
地球不但绕太阳运动具有轨道角动量，
而且由于围绕自己的轴旋转而具有自旋角动量。

正像不能用轨道概念来描述电子在原子核周围的运动一样，
也不能把经典的地球的自旋图像硬套在电子的自旋上。

电子的自旋和电子的电量及质量一样，是一种“内禀的”，
即本身固有的性质。

由于这种性质具有角动量的一切特征(例如参与角动量守恒)，
所以称为自旋角动量，也简称自旋。



1924年泡利 (w. Pauli)
在解释氢原子光谱的精细结构时就
引入了量子数 $1/2$,
但是未能给予物理解释。

1925年乌伦贝克 (G. E. uhlenbec: k)
和哥德斯密特 (s. A. Goudsmit)
提出电子自旋的概念,
并指出自旋量子数为 $1/2$ 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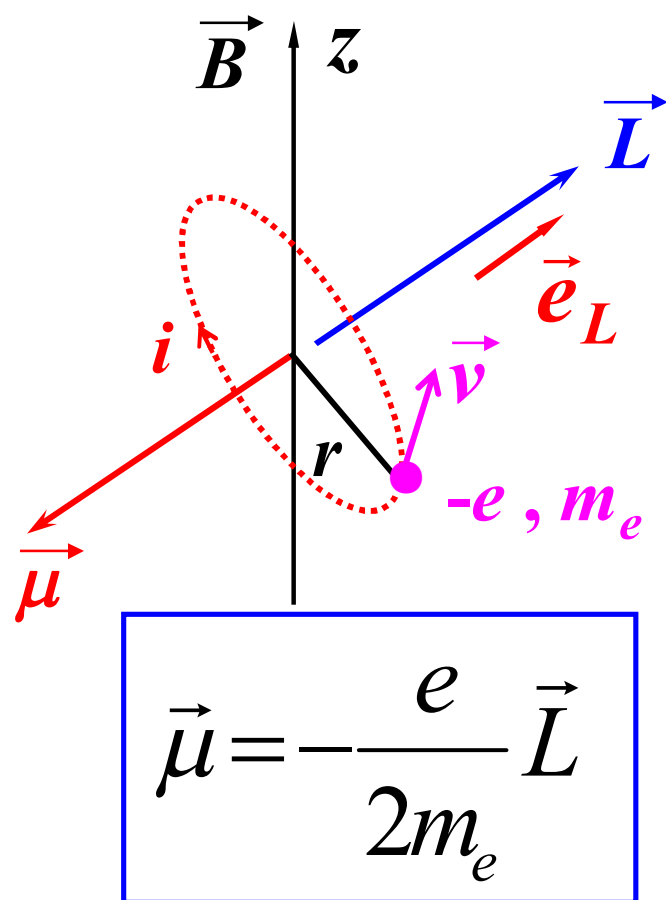
1928年狄拉克 (P. A. M. Dirac)
用相对论波动方程自然地得出了
电子具有自旋的结论。



一、施特恩 — 盖拉赫实验

1、角动量与磁矩的关系

$$\vec{L} \rightarrow \vec{\mu}$$



$$\vec{\mu} = -i \cdot \pi r^2 \cdot \vec{e}_L$$

$$= \frac{-v}{2\pi r} \cdot e \cdot \pi r^2 \cdot \vec{e}_L$$

$$= \frac{-e}{2m_e} \cdot m_e v r \cdot \vec{e}_L$$

$$= \frac{-e}{2m_e} \vec{L}$$



$$\vec{\mu} = -\frac{e}{2m_e} \vec{L}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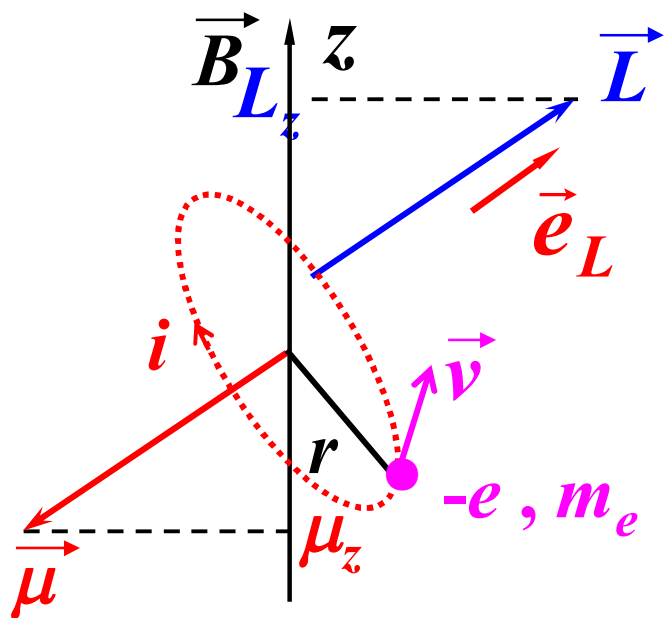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轨道取向量子化,

$$L_z = m_l \hbar,$$

$$m_l = 0, \pm 1, \pm 2, \dots \pm l$$

磁矩在 Z 方向的投影为

$$\begin{aligned} \mu_z &= -\frac{e}{2m_e} \cdot L_z \\ &= -\frac{e\hbar}{2m_e} \cdot m_l \end{aligned}$$





$$\mu_z = -\frac{e\hbar}{2m_e} \cdot m_l \quad m_l = 0, \pm 1, \pm 2, \dots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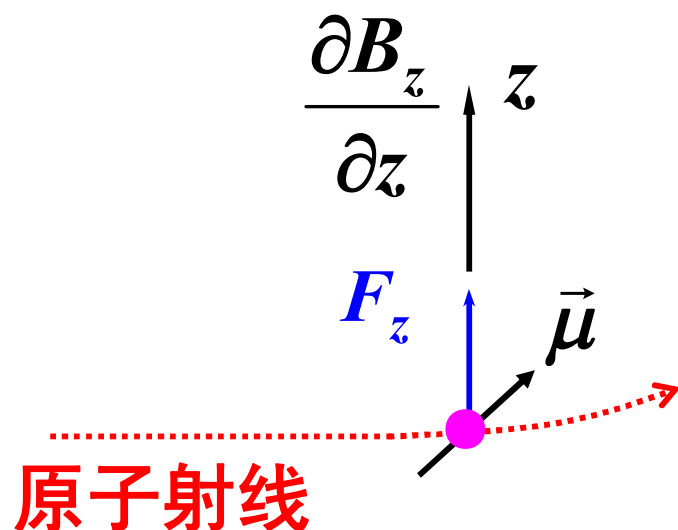
$$\text{令} \quad \mu_B = \frac{e\hbar}{2m_e} = 9.27 \times 10^{-24} \text{ J/T}$$

玻尔磁子

$$\mu_z = -\mu_B \cdot m_l, \quad m_l = 0, \pm 1, \pm 2, \dots$$

— 电子轨道磁矩的取向是量子化的

2、磁矩在磁场中受力



磁矩在磁场中受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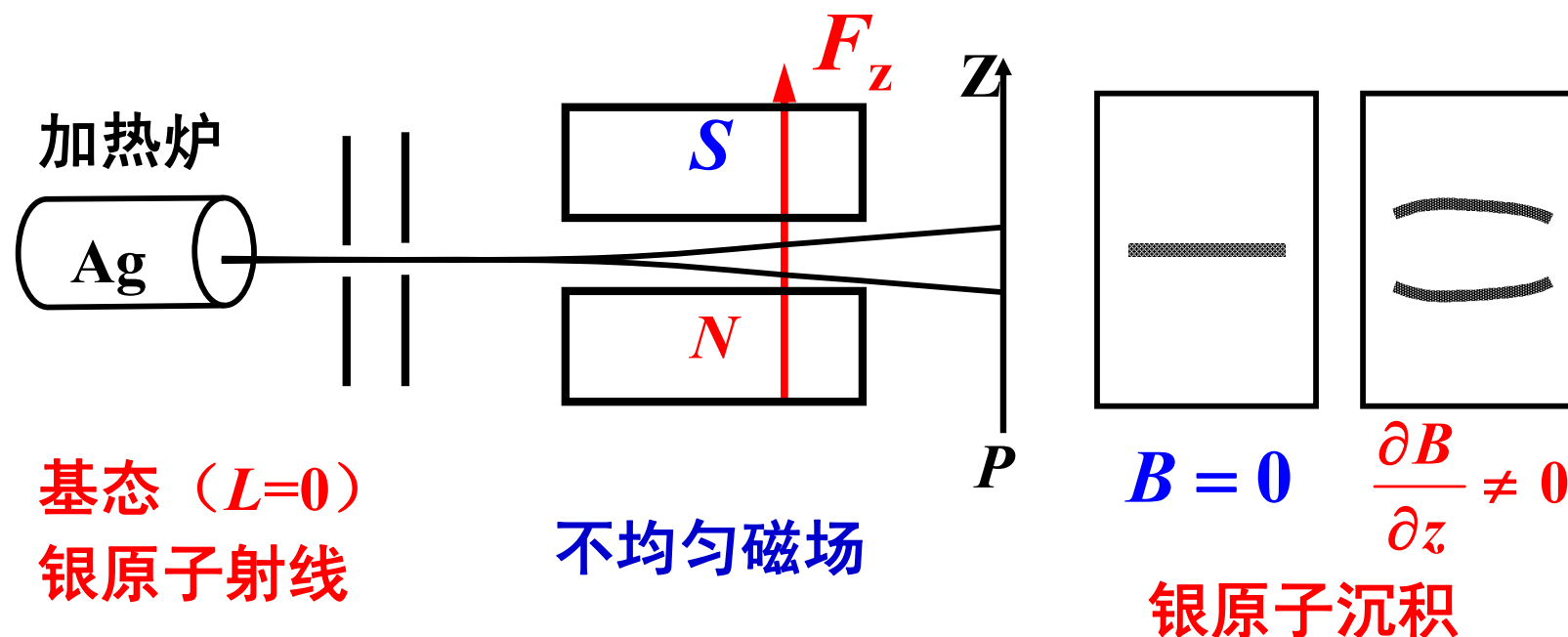
$$F_z = \mu_z \frac{\partial B_z}{\partial z}$$
$$= -m_l \cdot \mu_B \frac{\partial B_z}{\partial z}$$

受力 F_z 也是分立的。

$$\mu_z = -\mu_B \cdot m_l$$

$$m_l = 0, \pm 1, \pm 2, \dots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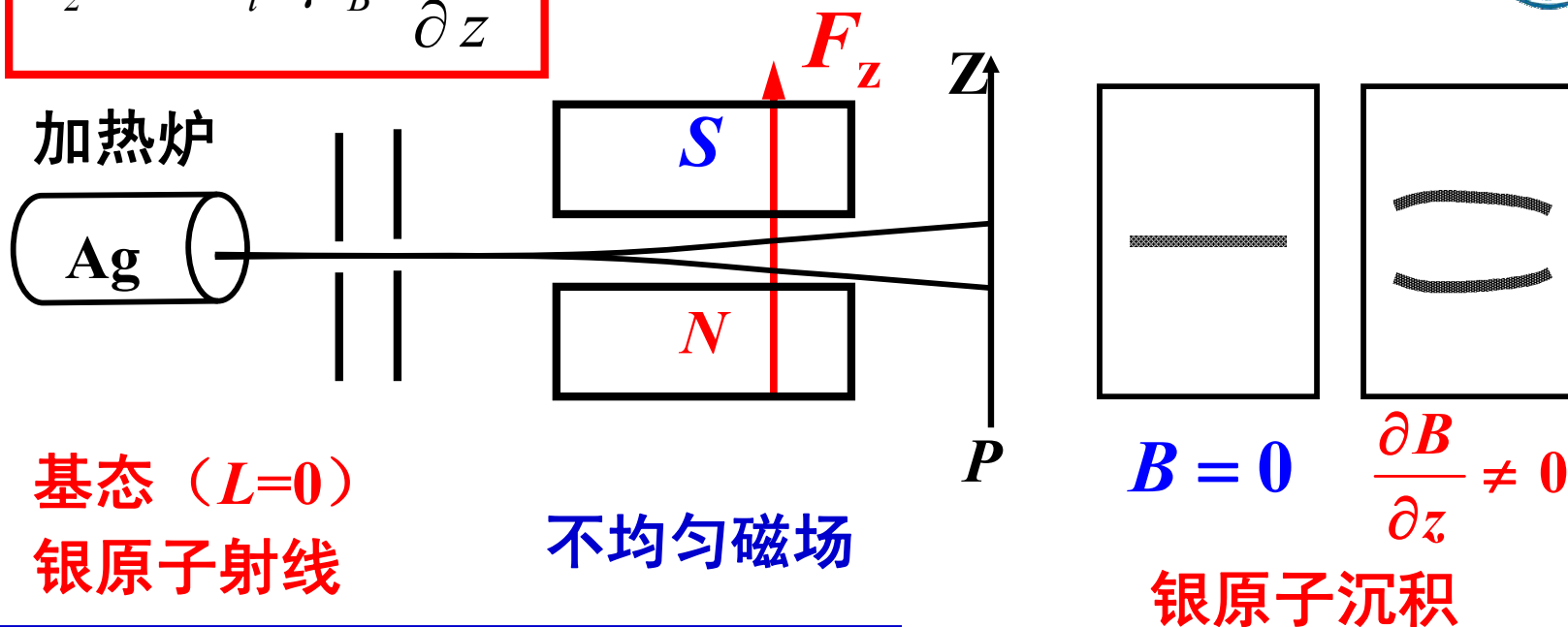
3、施特恩 — 盖拉赫实验



在高温炉中，银被加热成蒸气，
飞出的银原子经过准直屏后形成银原子束。
这一束原子经过异形磁铁产生的不均匀磁场后
打到玻璃板上淀积下来。
实验结果是在玻璃板上出现了对称的两条银迹。



$$F_z = -m_l \cdot \mu_B \frac{\partial B_z}{\partial z}$$



基态 ($L=0$)
银原子射线

不均匀磁场

$B = 0$ $\frac{\partial B}{\partial z} \neq 0$
银原子沉积

基态, 轨道 $l = 0; m_l = 0$

$$F_z = -m_l \cdot \mu_B \frac{\partial B_z}{\partial z} = 0$$



银原子束
不应分裂。

$m_l = 0$?

难道电子还具有其它磁矩!

二、电子自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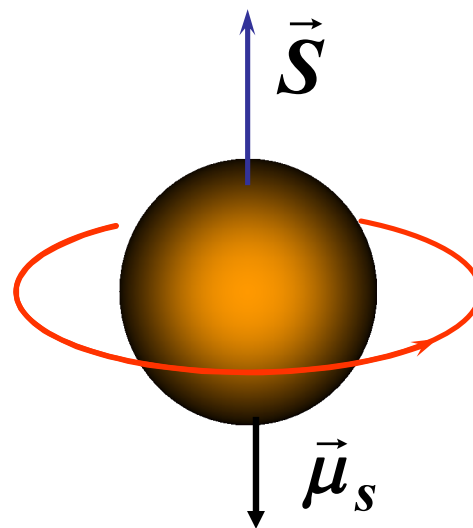


$m_{\text{核}} \gg m_e \rightarrow \vec{\mu}_{\text{核}} \ll \vec{\mu}_e \rightarrow \vec{\mu}_{\text{核}}$ 的影响很小

1925年乌伦贝克和古兹米特, 根据施特恩 — 盖拉赫的事实, 提出了大胆的假设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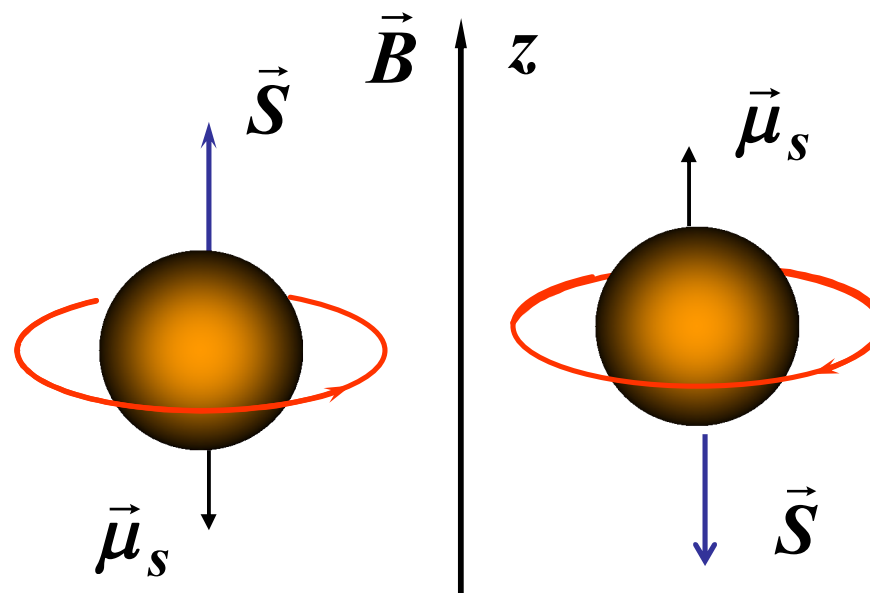
电子不是质点, 有固有的自旋角动量 \vec{S} 和相应的自旋磁矩 $\vec{\mu}_s$

电子带负电,
磁矩的方向与自旋的
方向应相反。



相对于外磁场方向（ z ）， \vec{S} 有朝上和朝下两种取向。

（两条沉积线）



自旋虽然不能用经典的图象来理解，但仍然和角动量有关。类比轨道角动量的量子化，可给出自旋角动量的量子化：





轨道角动量 $L = \sqrt{l(l+1)}\hbar, \quad L_z = m_l \hbar$

$$l = 0, 1, 2, \dots, (n-1) \quad m_l = 0, \pm 1, \pm 2, \dots, \pm l$$

自旋角动量也应有 $S = \sqrt{s(s+1)}\hbar, \quad S_z = m_s \hbar$

S 自旋量子数, m_s 自旋磁量子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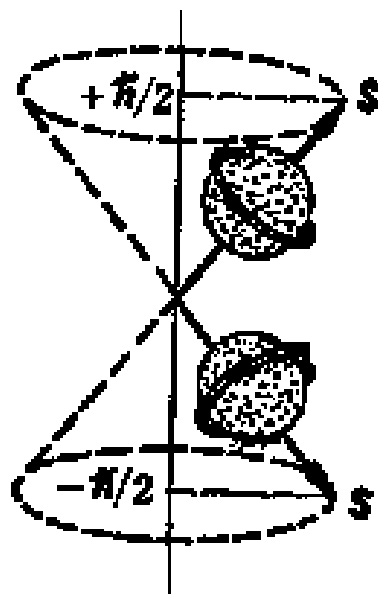
类似 l 有种 $2l+1$ 取法, 对 S 应有 $2s+1$ 种取法。

$$2s+1=2 \rightarrow s=\frac{1}{2} \rightarrow m_s = +\frac{1}{2}, -\frac{1}{2}$$
$$S = \sqrt{s(s+1)} \hbar = \frac{\sqrt{3}}{2} \hbar \quad S_z = m_s \hbar = \pm \frac{1}{2} \hbar$$



施 — 盖实验表明：

$$S = \frac{\sqrt{3}}{2} \hbar$$



$$S_z = \frac{1}{2} \hbar$$

$$S_z = -\frac{1}{2} \hbar$$

$$F_z = \mu_z \frac{\partial B_z}{\partial z} = -m_l \cdot \mu_B \frac{\partial B_z}{\partial z} \quad (LS \text{ 耦合}) \quad m_l \sim m_l(0) + m_s(\pm \frac{1}{2})$$

两条沉积线

注意：电子自旋是一种 “内禀” 特性，不是小球自转。

描述电子状态的量子数应是 (n, l, m_l, m_s)



施特恩 — 盖拉赫实验的意义

(1) 证明了空间量子化的存在

原子沉积层不是连续一片，而是分开的线，
说明角动量空间量子化的存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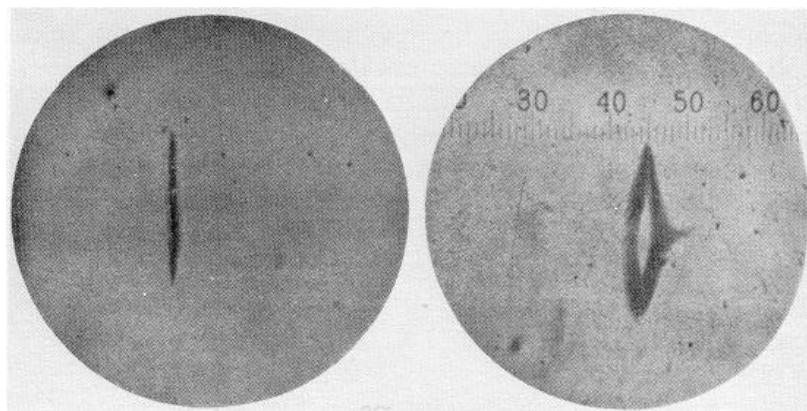
(2) 发现了新的矛盾

$l = 0$ ，应有一条沉积线

实验结果却有两条沉积线

这说明原来对原子中电子运动

的描述是不完全的。



银原子束通过非均匀的磁场时，分裂成了两束



斯特恩正在观测

(Otto Stern, 1888–1969)
获得了**1943**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




三 电子的自旋轨道耦合

电子绕核运动时，

既有轨道角动量 \vec{L}

又有自旋角动量 \vec{S}

这时电子状态与总角动量 \vec{J} 有关。

$$\vec{J} = \vec{L} + \vec{S}$$

这一角动量的合成，叫自旋轨道耦合。



$$\vec{J} = \vec{L} + \vec{S}$$

由量子力学可知, J 也是量子化的,

相应的总角动量量子数用 j 表示, 且有

$$J = \sqrt{j(j+1)} \hbar$$

$l = 0$ 时, $\vec{J} = \vec{S}$, $j = s = 1/2$;

$l \neq 0$ 时, $j = l + s = l + 1/2$, 或 $j = l - s = l - 1/2$

(\vec{L} 、 \vec{S} 平行)

(\vec{L} 、 \vec{S} 反平行)

